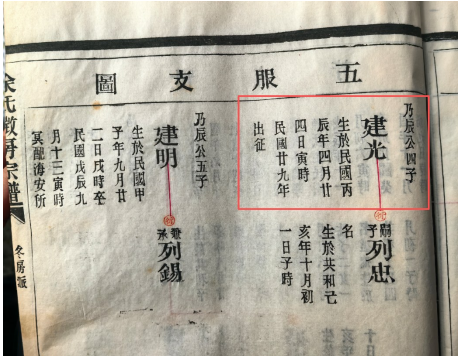


抗日烽火中的无名英雄



近日，在翻阅族谱时，一行字映入我的眼帘：“余建光，生于1916年民国丙辰年四月廿四日寅时，民国廿九年出征。”“余建光”是谁？父亲告诉我，他是我的四公，也就是我爷爷的四弟，参加抗日战争时不幸阵亡。

遗憾的是，族谱上就这么寥寥数字，四公战死于哪场战役，怎么死的，没有确切的记录。更遗憾的是，他生前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哪怕一张照片。

我陷入了沉默，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和难受。想着，身为余氏后人，我是否该为他写点什么。

想起前些年走访家乡百岁抗战老兵余乃明时，他曾提及：“当年你阿公同我一起去当兵，最终我侥幸回来了，他却没回来，死在战场上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位阿公，不过当时我不晓得他的名字，乃明公也没提供更多的信息。听说，那一年，大典学被抽丁去当兵的有30多人，最终安然回乡的仅五六人，包括余乃明、余昌新等，其他人不是战死战场，就是旅居他乡。

按族谱上民国廿九年出征的记录，那是1940年。乃明公告诉我，我四公大他一岁，出征时24周岁，他23周岁。当时，他们经简单训练后，立即投入战斗，由于分属不同的部队，加上通讯不便，都不知彼此是死是活。我四公的牺牲消息，乃明公也是回乡多年后才

我也成了球迷

曾听过一些球迷的趣事。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足球世界杯，因为时差，国内直播已是深夜，在家里找个情趣相投的难于上青天，为了后院风平浪静，便百般讨好，低声下气，包揽家里所有家务活，才换得一夕安宁，但约法三章，只能在客厅观看，且电视机声音几近静音，更不能兴之所至大呼大叫。那位球迷说这体验像极了偷情，高兴了还得压抑着。有些球迷选择了酒吧，约上三五志同道合者，一边观看，一边喝着啤酒，精彩之处，摇旗呐喊，近乎歇斯底里，很是痛快。我有一闺蜜，也是体育迷，所有体育赛事几乎没有错过，经常听她提及熬夜看球赛。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事呀？第二天知道结果就不得了，或者过后看回放。但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此话似乎就是为球迷们量身定做的。

近距离接触球迷，是2018年，足球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那时我在冰岛，住的是树林气泡屋，厨房是共享的。那天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饭，几位外国旅客占用了厨房唯一餐桌，iPad竖在饭桌上，一边喝咖啡，一边观看球赛，也邀请我们一起观看。我还不是球迷，礼貌性地瞥了几眼，是英国和克罗地亚比赛，把这情景发了朋友圈，球迷闺蜜立即留言，羡慕我看球赛不用熬夜，她要夜里两点钟设闹钟叫醒。2019年，在澳大利亚过春节，正有一场澳网比赛，许多球迷从世界各地奔赴而来，而我近水楼台，先机在，怎不去得月呢？买了一张昂贵的门票，是女单八强比赛，参赛者都是2019温网冠军。偌大球场，人山人海，

听人说起的，应该是出征没多久就阵亡了。乃明公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战争十分残酷，他自己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据推测，四公参加的是正规军部队，很有可能是战死在长沙战场，若干年后有人带来信息，家里人才晓得我四公阵亡的消息。

前不久我到香桥老人公寓走访房长公余昌木时，他偶然提到自己在抗战中参军的经历。我心头一震，赶紧接上他的话题：“那您记得我四公余建光吗？他是不是跟您同一批参加抗战的？”昌木公思索良久，才说：“是有这么一个人，跟我差不多时候当的兵。”原来，当年大家被“四抽二”“三抽一”的方式拉壮丁参加抗战，我四公由于个子高大，第一批就被挑去做了连长的勤务兵，后又到其他地方参战去了，具体到哪个地方就不知道了。昌木公因为个子矮被安排到后一批出征，但到了义乌他就“开小差”回来了。

我突然想起瑞安抗战老兵志愿服务群里群友发过的一段文字：

抗战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拦住一名正要奔赴前线的中国士兵。

记者：你多大？

士兵：16岁。

记者：你想你的家人吗？

士兵：他们已经死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能胜利吗？

士兵：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记者：当中国胜利之后，你准备干什么？娶妻生子？

士兵：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这应该不是一个段子，而是一段被略加修改的真实对话。最初源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十三章“旭日上的阴影”中：“去年（1937年）九月间……我跟一个姓刘的北方佬相识……有一次我问刘，他在这场战事结束后，预备干什么。他依旧露齿微笑着，十分泰然地望着我说道：那时我已经死了，我们大都将死在这场战争中。”

三个小时球赛，馆内鸦雀无声，只有运动员间歇性的凄厉叫声，偶尔因精彩球技，观众调侃一句我爱你，引得全场一阵爆笑，但很快归于平静。场外，有的球迷躺在草坪上，观看大屏幕，晒着太阳，喝着洋酒，意暇甚。

把我带入球迷角色的是2022年，当时的班级，明里坦坦荡荡，暗地默默较劲，压力不小，男生又占了半壁江山。我一直寻思着怎么减压，特别是班会课，不能千篇一律地说教。恰逢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燃得正旺，贺炜的经典解说让我爱屋及乌。既是天花板文案，又是赏心悦目的赛事，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于是搜索精美的比赛场景或者精彩回放，利用班会课跟学生共赏。日久生情，不知不觉，我喜欢上足球赛，特别是世界杯，精英荟萃，神仙打架，每场巅峰对决的比赛总让人欲罢不能。

去年暑假，居家养伤，度日如年。彼时，奥运会来了。前几年跟着同事学得乒乓球一点皮毛，感同身受让我喜欢上看乒乓球比赛，何况奥运会高手如林，场场都是视觉盛宴呢。每次比赛开始前，犹如过节，欢喜地等待着，开好空调，摆好零食，泡好红茶。每天赛事紧凑，充实得把养伤日子的苦闷无聊一扫而空。就这样，从32强到16强8强4强半决赛决赛，女单男单混双团体赛，一场都没有落下。

袁石公说，人不可无痴。痴，是一种执着，一种热爱。若有乒乓球比赛，那段时间几乎足不出户，乐在其中。但球迷也不是壁上观，特别是国家选手也在其中时，需要大心

后来，这段无比震撼的对话在传播中渐渐脱离原型，“姓刘的北方佬”变成了一个年仅16岁的战士，只有“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这句动人心魄的话，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这段对话叙述的大概就是像我四公这样千千万万的抗战“无名英雄”，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不曾想过还能活到抗战胜利，活下来的只是少数人。他们所思所想的，大抵不过是拿自己的命去换生活在他们背后这片山河里的四万万同胞都好好活着！直到胜利的那一天真的到来，他们中的幸存者如余乃明公笑着跳着朝天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肆无忌惮地仰天而啸，抱头痛哭……

我四公就如同电视剧里第一集出场就挂掉的小人物一样，而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在抗战时期比比皆是。从网上，到市档案馆，现存的任何档案都查阅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记录，我们只能从长辈口中和族谱里得到零星的信息。关爱抗战老兵瑞安志愿队队长蔡桂顺专程去台湾省探访友人时，我曾拜托他顺道去台北“忠烈祠”寻找一下是否有我四公的信息或线索。当然，结果令人遗憾。据有关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约3500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万人（牺牲约300万人）。有名有姓的烈士约196万人，占牺牲总数的65%，也就是说，像我四公这样的无名战士应该有100多万名。

我四公与战死在沙场上的千千万万战士一样，像一张风中的树叶，飘落时没有一点痕迹，却与广袤的大地融为一体。没有人会特别在意它曾经装点了春天的树梢，但也正是这些无名的战士，用自己的身躯抵住了敌人疯狂的进攻，而他们却倒在了祖国大地上。他们的血与大地融为一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令我辈无比自豪！

我为余氏家族有这么一名英雄前辈，感到无比荣光！

脏。去年樊振东和张本智和四分之一比赛，前两局小胖零比二落后，我顿时不淡定了，胸口一直怦怦直跳，瓜子也不嗑了。后来他又被拖入决赛局，我实在不敢面对，便关掉电视去睡觉，而又不敢入睡，估摸等了十来分钟，再看新闻，果然胜出，第二天才安心补上回放，那时，无惊无扰稳操胜券，坦荡荡观看，乐滋滋欣赏。

自从奥运会后，我一发不可收，成了真正的乒乓球球迷，不管是世锦赛、世界杯、WTT大满贯，几乎场场必看，如果时间冲突，第二天乃至多天后一定回放补上。网络时代，一机在手，什么都有，有几次去办事，直接在手机上观看。

犹如宗教信仰，球迷总想方设法鼓励亲朋好友入坑，我也一直鼓动家里人看球赛，不承想家里深藏着一位资深球迷。小妹从小不爱运动，也没有体育技能，更不会打球，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乒乓球球迷，而且有十多年历史。这颠覆了我的肤浅认知，原来球迷不一定会打球。想来也是，喜欢看电影，未必自己就是演员。她对球员们如指掌，对球赛规则更是烂熟于心。看球时，遇到一些不懂的，我咨询她，她无不通晓。

球迷相逢，无须抛砖引玉，很快一见如故。一次党派活动，恰好跟新党员入住一个房间，社恐的我，有点拘束，但不知怎的，话题提到乒乓球，原来她也是球迷，两人相谈甚欢，夜深方眠。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哈哈，有此一癖，莫愁前路无知已呀。

朱自清家族三代人的「绿」踪

【编者按】2025年8月19日是仙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40周年的日子。仙岩自古山水灵秀，人文渊薮，虽经行政区划调整，但其文化根脉始终与瑞安紧密相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推出这篇跨越百年的文化叙事，以文学为线索，追溯一段绵延不绝的地缘情谊。



1923年：
朱自清与仙岩的初遇

1923年，朱自清由北大瑞籍同学周予同介绍，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任教。当年春，朱自清在进步青年金贯真、何志泽、蔡维陪同下，第一次游仙岩。重阳节前后，他与马公愚等朋友一起，第二次到仙岩游览。他被仙岩梅雨潭的景色深深震撼，随后创作了散文名篇《绿》。文中他以“女儿绿”形容梅雨潭水的奇异、可爱、温润与柔和，使其名扬海内外，成为仙岩最动人的文化名片。这篇散文此后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为表达纪念、感恩朱自清对仙岩景区奠基性的贡献，1994年仙岩景区在梅雨潭畔建造自清亭并于亭内立《绿》文碑；2024年仙岩景区在翠微岭脚打造朱自清石雕人像并在石头上刻朱自清亲笔书写的“绿”字；2009年仙岩开始举办绿文化节，传承朱自清绿文化，践行“两山”理念。

2006年：
朱自清之子朱润生的寻踪

2006年11月24日，温州朱自清旧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之际，朱自清之子朱润生来到仙岩，追寻父亲笔下那“惊诧”的绿意。朱润生在梅雨潭前留影，参观旧居，体现了朱家后代对先辈文学遗产的珍视与怀念，这是情感上的一次接续。

2006年及2013年：
朱自清嫡孙朱小涛的使命传承

2006年11月，朱自清嫡孙朱小涛也随同父亲朱润生一同到访仙岩，初次踏上祖父曾为之惊叹的土地，这也是朱家第三代开始接触并传承这份特殊的文化缘分。

2013年4月，时值朱自清名篇《绿》创作90周年暨仙岩举办绿文化节之际，朱小涛被聘为“温州仙岩绿文化形象大使”。在庆典活动上，面对众多新闻媒体，他将家族的个人情怀转化为地方文化推广的公共使命。

2019年3月，朱小涛再次受邀来到仙岩，参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清明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春天的守望》的录制。他在梅雨潭前追忆祖父的踪迹，讲述家风故事。借助国家级媒体平台，仙岩“绿”文化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朱自清祖孙三代与仙岩梅雨潭的故事，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文学回响与文化传承。希望通过整理和展示这些珍贵的记忆碎片，不仅为仙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四十周年庆典活动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能让每一位来访者感受到仙岩自然景观背后深厚的人文温度。

关于温州中东部220千伏电网补强工程（飞云—塘园）塘下镇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因温州中东部220千伏电网补强工程（飞云—塘园）项目建设，决定对15#塔基建设影响范围内的坟墓（疑似无主坟）进行迁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温州中东部220千伏电网补强工程15#塔基（塘下镇庙前路西侧）建设范围内的坟墓（附图，标红线处）。

二、塔基建设影响范围内涉及坟墓估计7座，现无墓主相关信息，

经过走访周边村调查，疑似无主坟。如有涉及以上项目范围内坟墓的坟主，请在2025年9月7日前到塘下镇人民政府办理移坟手续。逾期未联系或未办理的，一律视为无主坟处理。

三、联系点：工程项目部，联系电话：13806539231。

瑞安市塘下镇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8日

